

因孤独

而闪闪发光

岳越

著

吕碧城

张茂渊

张爱玲

杨荫榆

毛彦文

孟小冬

张兆和

张幼仪

杨步伟

陆小曼

潘玉良



孤独和寂寞不一样
寂寞会发慌
而她们的孤独会发光

独自一人
享受孤独
亦美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因孤独 而闪闪发光

岳越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因孤独而闪闪发光 / 岳越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9. 3

ISBN 978-7-5143-7524-4

I. ①因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女性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
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4369 号

因孤独而闪闪发光

作 者 岳 越
责任编辑 袁子茵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南阳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68 千
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7524-4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吕碧城：民国第一奇女 / 1

张茂渊：等到七十八，好女始出嫁 / 24

张爱玲：非如此不可的人生 / 51

杨荫榆：斜晖脉脉水悠悠 / 77

毛彦文：我是龙，那追逐我的人，叫叶公 / 98

孟小冬：爱比死更冷 / 112

张兆和：嫁给情书的女子 / 129

张幼仪：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 / 146

杨步伟：民国史湘云 / 173

陆小曼：美人如花隔云端 / 199

潘玉良：假如凡·高是女人 / 221

后 记 / 241

吕碧城：民国第一奇女

浩浩愁，茫茫劫；短歌终，明月歇。郁郁佳城，中有碧血，
碧有时尽，血有时灭，是耶非耶，化为蝴蝶。

——金庸《书剑恩仇录》

每每谈及她的芳名，总让人有一种不忍。

她的容貌装扮似乎颇具侠气，眉发浓重，有水墨渲染的笔致，眼神凌然若寒冰，眉梢嘴角也无一丝媚态，整个人分明是一朵逸开在西伯利亚的紫罗兰，就连那初绽的喜悦也是清冷冷的。但她的美并非一味是霜雪的肃然，常见她作欧洲贵族少女的装扮，妆容招摇富艳，然而相衬，因她的颜经得起任何一种形式的煞有介事。美成这样，即便不可亲，也依然可爱，正所谓“任是无情亦动人”。整

个民国世界就如她的人一样，鲜艳明迷得使人糊涂，却依然有奇异的调和。我总以为她的容貌和王祖贤、钟楚红是一个类型的，英气、性感、凄艳，随时随地介于仙鬼之间。

吕碧城，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奇女，说她是第一，不但出于时序方面的考虑（她出生于公元1883年，民国初年就是一个学问、品性、处事方式已然完全定型的成熟女子），还因为她活得太自我，太纵情恣意，什么都敢玩，什么都玩到极致——不但让同时代的女子凭空黯淡了许多颜色，就是须眉男儿，相形之下也未免显得粗笨且不合时宜。

她是当之无愧的花魁，民国女子中的花魁。在她身上，集中凸显了现代女郎的一切优良特质并加以无限放大：才华、美貌、地位、财富，还有骄傲和自尊，总之她几乎穷尽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全部，而如此这般，却终身未嫁，非但让人愕然哑然，乃至近乎骇然了。

她一生自负才情，留下不少咳珠唾玉的诗词文章，但世人传诵最多的却是那一句“汪精卫太小，梁任公已婚”。

这两位她看得上眼的，都堪称人中龙凤：梁任公翩翩少年，一支健笔断送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年的基业，而汪精卫不但文章口才了得，容貌更是俊美无俦，他俊美到了何种程度呢？民间有一节小小的公案可以作为注脚。话说汪精卫当年因造反犯下杀头的死罪，慈

禧见他貌美，也不忍加害，敷衍了事。其实彼时慈禧已经过世两年，且提审汪精卫的是肃亲王，如假包换的一个纯爷们儿。民间如此附会，更可想象汪青年时的容貌与胆色。中年后虽为世人不齿，论风头也堪称一时之豪雄。从她的择偶标准我们也可以看到，碧城之待字闺中，乃是一种独孤求败似的登临绝顶再无风光的寂寞。

所以后来查阅资料时，每每见一些半老学者在赞美倾慕偶像之余亦然偶发思古之幽怀，说什么：“余生也晚，否则必娶碧城，或不致芳魂寂寞耳！”心中只是冷笑。

几人能配她？

吕碧城这样骄傲的女子，生前不屑的，死后亦然不屑。

一

吕碧城出生在安徽一个名叫旌德庙首村的小小村落，这地方虽名不见经传，但凤凰栖息处，凡木亦是梧桐。更何况吕氏一门并非寒素之家，其父讳凤岐，字瑞田，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，曾担任过国史馆协修、玉牒纂修、山西学政等官职。

关于这位吕大人，留下的史料已然不多，但他似乎对做官并不

热衷，早早隐退，和夫人一道教育四个女孩儿读书。老先生的为人，想必清坚磊落，因他的女儿个个有须眉气，又皆性如烈火，可想乃父之风。

吕碧城的母亲严士瑜，也不是等闲的闺阁女儿，她出身于官宦世家，祖母为清代著名女才子沈善宝，时有美誉。严氏于诗词文章颇有造诣，行事更是有胆识，当然这一点是后话了。

这样一个好出身，给了吕碧城做才女的先天条件。话说吕氏一门四个女儿，个个文采惊人，加上一个能诗擅文的母亲，正是晚清典型的闺秀型才女家庭，它的出现几乎只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中。其显著特征是：家中的几乎所有女性成员都是诗人，妯娌姐妹母女间酬答唱和的劲头不逊于男子。前段时间我曾查阅过清末几位知名才女的一些诗词，只觉得境界过于狭窄，风格稍显单一，笔力也未免纤弱了些，而吕碧城至少在 12 岁时，就显示出迥异一般才女的英雄气。

“绿蚁浮春，玉龙回雪，谁识隐娘微旨？夜雨谈兵，春风说剑，冲天美人虹起。把无限时恨，都消樽里。君未知？浸把木兰花，谈认作等闲红紫。辽海功名，恨不到青闺儿女，剩一腔豪兴，写入丹青闲寄。”

这首词据说正是吕碧城 12 岁的作品，笔法老练，气象开阔，“天

生粉荆脂聂，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”造句奇特，以荆轲聂政这两位充满古典主义情怀的侠士自抒抱负，又隐隐有不平意，作者是花木兰也是木兰花，简直人花不分了。

12岁，她生命的基调已经成型，同样，12岁也是她人生的一个断层，一个边界——父亲死了，死于中风。

父亲一死，族人便心急火燎地来抢夺家产了。母亲虽然生下四个好女儿，却抵不过原配的好运气，只因她的儿子虽然死了，但死之前却留下了一点骨血。

这个遗腹子将会是吕家光明正大的继承人，族人雇用了歹徒囚禁了严氏和四个姐妹。许多书上都说碧城小小年纪，却有胆有识，修书给父亲的朋友樊山求援，使母亲和一千姐妹得以脱身。鉴于她太有主见，准公汪氏乡绅向她们家提出退婚。

另外，吕碧城没有分到家产，也是极其重要的诱因，彼时儿女亲家，讲的都是门当户对，若是一方失了势，悔婚也可以悔得理直气壮。

吕碧城被迫用一生对抗自己的12岁，想来她小小年纪便遭遇退婚之奇耻大辱，所以产生心理障碍，甚或患上“恐婚症”也未可知……

可是一个虽然只有12岁但是雄姿英发的女孩子，仅仅因为被

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孩他爸退婚，就悲情到终身不嫁？

我以为虽然退婚事件依然对她的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，但却不是爱情，而是安全感，她的余生都在追寻安全感，并以此获得较为可靠的自我之存在。

还是母亲想得开。她轻快地对女儿说，这等乡野村夫，不嫁也罢。好好读书吧，做个真正的读书人。她带着四姐妹，先后投奔到父亲和哥哥家，希望父兄能够为自己的女儿提供较好的教育和荫庇。但她没有家产，又是已嫁之女，娘家的帮助是极有限的。《红楼梦》中甄士隐离家后，他的妻子没奈何只能投奔娘家，每天都要面对父亲的冷言冷语。吕碧城在舅舅家一待就是七年，十三岁的她刚刚进入青春期，本来就自视甚高，又忽遭变故不得不寄人篱下，自然和林黛玉一样异常敏感，几年来想必也受了不少委屈，一晃到了二十岁，她嚷着要外出上学，舅父不许，口口声声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或许也有不肯负担学费的私心。吕碧城怒而出走，不期然竟闯出一个新天地。

其实所有的出走（非病理性的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精神的回归，吕碧城正是因为这一次出走，而得以与自己的命运相遇。

她在火车上偶遇天津佛照楼的老板娘，这是一位颇有仁爱心肠的中年女子，在得知了碧城的不幸遭遇以后，安排她住进了自己经

营的宾馆。可巧佛照楼当时和《大公报》毗邻，吕碧城记得舅舅的秘书方小洲的夫人就在《大公报》做编辑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吕碧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给方夫人写信，叙述自己的情况，希望方夫人帮帮她，给她找份差事。

方夫人即使收到信，想必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，她不过是一个报馆的普通职员，能力有限。可是，这封信很巧地被《大公报》主编英敛之发现了。

英敛之无意中看到吕碧城的求助信后，觉得这个女子文采斐然，看样子是个做编辑的料。于是，就主动约见。

二

那一次见面，对当事人来说是具有传奇意味的一幕开场戏。英敛之惊讶于她的出尘之美，“清新俊逸，别开生面”。都说女人如花，可她比一切花朵都更有理性，总之，她的美是双重的，寓意完整，丰盈而脆弱，热烈地期盼着一个保护者，而他愿意成为那个保护者。

英敛之为她提供住宿，让她有一处安身之所；聘请她做了《大公报》的女编辑。不要小看这个男人的付出，他安排吕碧城和妻子

住在一起，不但出于爱才，也是以君子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。而且，由于他的大胆决定，吕碧城成了中国第一位女报人，并将轰轰烈烈地开辟无数个第一。

没过多久，吕碧城声名鹊起。英敛之曾说：“碧城诗刊载于《大公报》之后，‘是时，中外名流投诗词鸣钦佩者纷纷不绝。’”

吕碧城发迹后，把母亲和三个姐妹一并接到天津，动用关系让姐妹三人在同一所学校教书。第二年（1905年），英敛之筹编了《吕氏三姊妹集》，并且在《大公报》千号纪念日，刊出了《吕氏三姊妹》的序跋各一篇，英敛之从心底爱惜吕氏姐妹的容貌才情，字里行间也就不是文人之间的客套话了，在文章中他如此感叹说“何天地灵淑之气独钟于吕氏一门乎？”倾慕之情，犹然言表。

吕碧城成名后，开始积极投身教育事业，作为一个曾经被剥夺了继承权、遭遇退婚之辱的女性，她对女权问题不可谓不关心。在不少文章中，她提倡女子应从家里走出来，进学校读书或在社会上做事。无疑，相比其他倡议者她更有说服力，因她自己就是一个职业女性的理想范式。

为了让众多被束缚于深闺中的女性得到启蒙，她立志办一所女子学堂。公平一点来说，这个想法虽然不错，但可行性并不高。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，虽然做了编辑（也仅仅只是编辑），却没有任

何背景，想要在天津这种寸土寸金、由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兴办新式学堂，确实显得太天真了。但是英敛之不遗余力地帮助她实现梦想，运用一切手段制造舆论、到处筹款。不久以后，天津第一所由吕碧城做监督（校长）的学校终于建成了。

无疑，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。

英敛之的日记记录了他为筹办天津女子学堂付出的劳累和奔波：“此次办女学，因无著人力帮忙，故事多掣肘，一人劳已，又兼三弟婚事在尔，必须携内人同去上海，故愈形忙迫。学堂已有头绪，而严朗轩忽从中辞总办职，他人因皆裹足，而中途益复著忙矣。”“袁督许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，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。”

学校后来更名为北洋女子学堂，吕碧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校长，而当时她不过 23 岁，本就是美女、才女和女编辑的三位一体，再有了校长这样一个头衔加持，全天津已经到了“绛帷独拥人争羡，到处咸推吕碧城”的地步。真是鲜花着火，烈火烹油，百年后也让人遐想她当初的风流意态。

不得不说，英敛之确实已经竭尽所能地在帮她了，他的妻子敏锐地察觉到丈夫对这个小女子的情意，百般不是滋味，居然开始自学诗词文章渴望得到丈夫的关注。女子的一点痴心，从来就百

折千回。

那么，吕碧城对他是什么态度呢？没有意向性明确的文字来说明她的情思。可是，她那句著名的感叹“汪精卫太小”似乎可以让我们一窥端倪。

汪出生于 1883 年 5 月，和她同年，而她的具体出生月份已不可考，但我倾向于汪比她年长的说法，作为自己的择偶杠杆，我不信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但是她却笃定地说“他太小了，不是我的菜”。

这可以反推出一个并不让人惊诧的假设：吕碧城，她喜欢年纪较长、思想成熟、敏而有才的男子，像她的父亲一样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给她足够的安全感。

因此我相信她爱过英敛之，他年长她十多岁，一手创办《大公报》开风气之先，且有识人之才，总之他符合她的一切条件，更何况他对她还有知遇之恩。

女子的感激，总是容易春风化雨成爱慕之情。

但她和他，终于还是交恶。

吕碧城之所以闻名天津，不但因为她的美貌和才情，还有她的刚愎和骄奢。《南社丛谈》说她“放诞风流，有比诸红楼梦的史湘云，沾溉西方习俗，擅舞蹈，于乐声铮璫中翩翩作交际舞，开海上摩登

风气之先”。

这是一个压抑了太久，渴望尽情舒展自身的民国女子，做派前卫，装扮也极尽招摇：头插孔雀翎，身穿孔雀拼金洋装，似乎随时都做好了开屏的准备。

而这样的“放诞风流”，并不为英敛之所喜，岂止不喜，简直厌恶。不久，他对她的态度开始明显冷淡，毕竟，一个已经步入上流社会的精英人物，很难对一个看似交际花的女人保持精神上的倾慕。此外，吕碧城对他的文学造诣也不以为然，这一点想必更是让他大为光火，最终，他将目光投向了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，那也是一个才貌兼备的佳人。

据说，吕美荪被电车撞伤住院，英敛之不仅把她送到医院，还请了日本医生为其治疗，每天都去探望，两人经常说话良久，感情日笃。

他曾经是守护她的大雁，而今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她只是默默地委屈，默默地愤怒，也并不检讨自己。

英敛之曾在词里说：“稽首慈云，洗心法水，乞发慈悲一声。秋水伊人，春风香草，悱恻风情惯写，但无限惻款意，总托诗篇泻。”那时他深爱着她，词章里掩不住的深情，甚至带着一点自惭形秽；而当爱情远离，他开始在文章中讥笑她的着装伤风败俗，完全不配

为人师表。

人还是那个人，但主观情感一旦发生转移，客体也就难免可疑起来。

她气急败坏地找他理论，他为自己做愚蠢而糟糕的辩护，说并没有讥讽她的意思，一切都是她的误解云云。她愤然离开，从此绝迹报馆。

公平一点来说，吕碧城的着装，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确实显得颇为异类和夸张，张爱玲也好奇装异服，其实这是一种对抗的姿态，退守到衣装上去的挑衅。

吕碧城看似招摇。不可一世，其实骨子里却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，她相信灵魂，相信一切冥冥之中的天意，那是她十二岁就已成型的价值观。作为一种自我补偿，她的内心有多凄惶，外在的装扮就有多张扬，好让人退避三舍、无可奈何，可他却不懂她，还要拿她的装扮来说事，真是辜负了彼此的知己一场！她不惜和他撕破脸，想必心中已无眷恋。

如果她曾有过动情，那么除了他，不会有别人。可是，就连当初惊为天人的激赏，也会随时间零落成一地鸡毛，她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

想来姐姐的“插足”对她应该也是不小的打击，这个世界上和

她最亲的人，公然地成为了她曾隐秘爱恋过的男子的情妇，她简直恨透了这个和自己有着血缘之亲的女子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

三

接着她遇到一个送她扶摇直上九天的男人——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。

从照片中看来，袁克文儒雅清秀，中分的发型颇有男神气质，眼神略显空茫。总体来说，他的气质属于风流柔弱型，和吕碧城并不相配，在他的映衬下，她显得太过强悍和跋扈。男弱女强，一开始就没有结局。

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，其母为朝鲜人，袁克文自幼百伶百俐，袁世凯对他甚是宠爱。但这个二公子颇有贾宝玉之风，爱红粉女儿，不爱仕途经济。某日，袁克文偶读吕碧城的《晓珠词》，大为惊叹，见到真人，更是心生爱慕。从此，两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诗词唱和的柏拉图式交往。

袁克文比她小七岁，且早有妻室，吕碧城却仍旧和他诗词往来，参加他主持的北海诗酒之会。由于两人过从甚密，引起了一些好心